

御批

通

鑑

輯

覽

鑄記書局石印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十九

元

順帝

至正十三年春正月以哈瑪爾為右丞先是托克托為相哈瑪爾日趨附其兄弟之門及托克托侍其父西行博爾克布哈為相以宿怨每欲中傷之賴哈瑪爾營護得免博爾克布哈又與太平韓嘉納圖們岱爾等十人結為兄弟謀黜哈瑪爾不克及托克托復相博爾克布哈等相繼得罪去哈瑪爾復見召用而托克托兄弟尤德之至是遂拜右丞

立分司農司

先是托克托言京畿近水地利請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可以不煩海運而京師自能足食帝曰此事有利國家其議行之于是立分司農司以右丞烏蘭哈達舊作梧良哈台今改後仿此左丞烏克遜

良楨

字幹卿臨潯人

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注俱見前凡官地及原

管各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給鈔五百萬錠以供工價牛具農器穀種之用

又畧仿前集賢學士虞集

及修築園囿之人各十人為農師降空名勅牒十二道有能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

百人者正八品三百人者從七品就以領其所募之人所募農夫

人給鈔十錠期年散歸

夏五月泰州注見前張士誠字子誠作亂據高郵自稱誠王知府李齊字公平廣平人死之士誠及弟士德士信等

皆以操舟運鹽為業富家多陵侮之弓手邱義等尤甚士誠怒帥壯士十八人殺義及諸富家招少年起兵

鹽丁方苦重役遂共推為主陷泰州淮南行省遣齊招降被留久之賊酋自相戕始縱齊來歸士誠尋復鼓變

殺參政趙璉陷興化縣行省以左丞奇齊葉圖鎮高郵而出齊守覺社湖州在今高郵西北會數賊呼譟入城省憲官

皆遁齊還城門已閉士誠遂據高郵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已而有詔赦之使至不得入賊給曰請知府

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拘繫之齊雖辯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時遷延為繕飭計官軍急進攻之士誠

元順帝

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為賊屈士誠怒使曳倒植碎其膝而高之尋詔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福壽唐古進兵討士誠

六月立子阿裕錫哩達喇為皇太子

自六月不雨至于秋八月

九月乙丑朔日食

冬十月以方國珍為徽州路治中元制上諸總管府同知治中判官各一員國珍潛遣人至京師偏賂諸權貴詔遣江浙左

丞托里持穆爾舊作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尊達錫哩舊作左答納失里復招諭之二人報國珍已降乞授以五品

流官令納其船散遣徒衆遂以國珍為徽州路治中國璋廣德路治中國瑛信州路治中國珍等疑懼不受命

仍擁船千艘據海道阻絕糧運乃復遣江浙右丞阿爾烏遜舊作阿兒溫沙等率兵伐之

十二月江浙平章政事布延特穆爾舊作卜顏帖木兒今改倣此等會兵討徐壽輝于蕪水破之先是布延特穆爾軍池

州賊眾十萬來攻布延特穆爾曰賊表裏連結破之實難今新至疲弊乘其驕惰盡銳攻之功可成也與諸將

分番進戰大敗賊眾率舟師追之連戰皆捷遂復江州進克蕪州擒其將鄒普泰分兵平兩巴河巴河出羅田縣北南流經

蕪水縣界至黃岡入江有上巴河下巴河故曰兩巴江路始得通至是西甯王揚沙舊作牙罕沙等諸軍皆會分道進攻蕪水拔之獲其

官屬四百餘人壽輝僅以身免

大都無雲無雷聲震天地少頃有火墜于東南是月大同歲大疫人死者過半

哈瑪爾進西番僧于帝僧教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延徽爾舊作演擇法法華言大集賢學士圖魯特穆爾哈瑪爾

舊按圖魯特穆爾舊作亮魯帖木兒今改倣此又進僧結琳沁舊作加瑪真善祕密法修法帝皆習之乃詔以西番僧為司徒結

琳沁為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帝日從事于其法廣取女婦惟淫戲是樂帝諸弟已朗

改作八關今與圖嚕特穆爾等十人俱號伊納克舊作倚今改皆在帝前相與叅狎號所處室曰濟齊齊烏格依華言事事無碍也按濟齊齊烏格依舊作皆即元諡今改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穢外聞皇太子既長深疾二僧等所為欲去之未能也

濠人朱元璋字國瑞起兵據滁州明太祖事始此元璋先世家流再徙泗州父世珍始徙濠之鍾離音郡後為縣今鳳陽府臨淮縣是生

四子元璋其季也至正四年大饑疫時元璋年十七父母兄相繼歿孤無所依乃入皇覺寺為僧避食諸州

並復還寺會盜賊並起元璋謀避兵卜之去留皆不吉乃入濠城見郭子興子興奇其貌留為親兵妻以所

撫馬公宿州人如寶魯圍濠元璋力拒之既而圍解因收軍中兵得七百人子興署為鎮撫元璋見諸帥無足

與共事乃以兵屬他將而獨與徐達字德湯和字鼎臣費聚字汝英等南略地定遠鳳陽府屬計降驍牌

寨民兵三千與俱東襲張知院于橫湖山在定遠縣西收其卒三萬道遇李善長字百室與語大悅遂與俱攻陷滁

州時郭子興與趙均用相惡均用嘗執囚子興元璋救出之至是專報益甚拔子興攻盱

州時郭子興與趙均用相惡均用嘗執囚子興元璋救出之至是專報益甚拔子興攻盱

十四年春正月汴河冰五色冰皆成五色花草如繪畫三日方解

二月遣吏部侍郎貢師泰字泰甫甯國宣城人和糴于浙西時江浙兵起京師食不足命師泰詣浙西和糴得糧百萬石

三月癸亥朔日食

夏四月江西湖廣大饑民以疫癘死者無算

秋九月命右丞相托克托督諸軍討張士誠士誠寇揚州達什特穆爾兵敗詔托克托總制諸王諸道軍討之

一切聽便宜行事兵至高郵戰于城外大敗士誠眾遂遣兵西平六合注見前賊勢大蹙

冬十二月詔削托克托官爵安置淮安以台哈布哈等代總其軍初托克托再相信用儒克忠巴勒由左司郎

中參議中書省事平章以下議事莫敢異同惟哈瑪爾以有德于托克托不為下儒克忠巴勒因譖之托克托

續綱目于至正之世災異頻肩具書及明祖起兵以後則兼書祥瑞事皆不經其書蓋以祥為明代受命之符而以災為元室危亡之兆殊不思是時元紀未失海宇尚統于安在災祥之必當分屬乎蓋由

元史成于明時東華者不之阿私之見其記載豈果信而可徵况災異筆庸俗傳傳而神怪尤聖人不語真偽有無更無庸深辨矣
托克托則討平二徐州甫捷遽爾召還致賊勢復熾然統師征勦大敗賊兵遂平六合軍氣方揚正宜令其乘銳進攻盡掃東南羣孽乃輟斤杆邪構陷斃斤旋加轉使庸妄之台哈布哈等代將貽害益深順帝惟知弱于宴安不復以國事為念焉得不亡至托克托聞命力拒諸將之言頗首受詔與

改為宣政院使哈瑪爾深銜之及托克托討高郵哈瑪爾復入為平章遂噉御史袁賽音布哈等劾托克托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自隨其弟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庸劾賽音布哈等清臺章三上詔削托克托官爵淮安安置額森特穆爾庸安置甯夏升台哈布哈為河南行省左丞相伊克徹爾加太尉蘇蘇知樞密院事代將詔至重襲伯璉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托克托曰天子詔我而我不能是我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既聽詔頓首曰臣至愚荷天子委以軍國重事晝夜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負上恩所及深矣即出兵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伊克徹爾等節制客省副使哈喇台舊作哈刺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于他人之手今日甯死丞相前遂拔刀自刎而死

詔威順王庫沁布哈還鎮湖廣王初以武昌被陷奪其印至是以討賊立功還其印遣歸舊鎮大都大饑疫民有父子相食者

帝製龍舟于內苑

帝于內苑造龍舟自製其樣

船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用水手二十四人皆衣金紫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遊戲行時龍首張口爪尾皆動

又自製宮湔

高六尺廣半之造木為匿藏臺其中運水上下置上設三聖殿置腰立玉女棟時刻等時至前遇子午時自能翻舞置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其精巧絕出人意見皆前所未有帝既怠于政治惟事

遊宴以宮女十六人按舞名十六天魔戴象牙佛冠身被纓絡大紅綃各執鳴巴拉薩巴轎如之器每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宦官非受秘密戒者不得與

紀十五年春正月徐壽輝遣其黨倪文俊復陷沔陽

威順王庫沁布哈令其子報恩努

舊作報恩等同元帥阿爾斯蘭水陸並進討文俊至漢州水浸船閣文俊用火筏燒船報恩斃死之庫沁布哈走陝西

爾斯蘭水陸並進討文俊至漢州水浸船閣文俊用火筏燒船報恩斃死之庫沁布哈走陝西

海巴勒死之遂復陷漢陽迎壽輝居之

宋兵武穆之奉
召即還同一忠
惻矣

元李璣盜四起
害無撲捕之方

坐視其蔓延遠
近軍紀廢弛極

矣至賊渡河
北掠氣益張而

勢益逼朝廷猶
復視如常事雖

因成通涕泣陳
苦少為防禦之

謀然亦惟和扼
險可憑畫河自

守而河以南寇
警仍聽其充斥

是舉江東汝順
早已毒為度外

而不惜何異其
基者子撤押邊

用悉皆拱手讓
人僅恃中心數

著以決勝負高
何補于全局哉

教授鄭喧請正國俗不報 大鄂爾多舊作大鄂爾多儒學教授鄭喧言蒙古乃國家本族宜教之以禮而猶循本俗

不行三年之喪又妻其繼母叔母兄妻恐貽笑後世宜令改革繩以禮法不報

遣兵分戍河南諸路 時河南賊數渡河焚掠州縣上下視若常事中書參議成遵言于丞相曰今天下州縣喪

亂過半而河北稍安者以河為之障賊兵卒不能渡所以剝膚椎髓以供軍儲而民無深怨者視河南之民猶

得保其室家故也今賊北渡而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已不能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恃民心一搖國勢將若之

何語未畢哽咽不能言宰執而下皆揮涕乃入奏帝即遣使罪守河將帥而防禦稍嚴仍遣河南參政洪超爾

舊作洪丑驢等各將兵分守陝西山東諸路

二月劉福通以韓林兒稱宋帝 福通等自碭山夾河迎林兒至亳立為皇帝又號小明王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

母楊氏為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為丞相福通羅文素為平章劉六福通知樞密院拆鹿邑縣大清宮林建宮

闕于亳遵道等各遣子入侍福通疾遵道專權命申士過殺之遂自為丞相

三月竄托克托于雲南 初竄托克托于淮安既又移額齊訥舊作亦集路元置屬甘肅行省方輿紀要肅州至

是臺臣猶論其謫輕故再徙雲南之鎮西其弟額森特穆爾徙四川礪門長子哈喇章舊作哈喇章肅州次子

三布幹蘭州仍籍其貫產

薊州兩血

夏四月以鼎珠為右丞相十四年十二月鼎哈瑪爾為左丞相桑圖錫里舊作桑哥失為平章政事蘇蘇為御史

大夫哈瑪爾為相蘇蘇為御史大夫于是國家大柄盡歸其兄弟矣 五月詔削台哈布哈官爵命達什巴圖魯沙下珠魯人稱時之孫按達什巴圖魯總其兵 台哈布哈以軍士乏糧之

故頗驕傲不遵朝廷命軍士又往往剽掠為民患監察御史劾其慢功虐民詔削其官仍俾率領和實哀舊作

漢高之尊最帝
光武之事更始
崛起時皆不得
無所憑藉明祖
之于韓林兒亦
然方將陽一旅
初興于興旋歿
勢實孤弱無依
而林兒僭號之
始四方響應遂
爾奉其年號以
為號召之資及
聞劉元帥之檄
乃謂大丈夫當
能受制于人固
已中情流竄莫
日林兒迎至建
康而死則瓜步
沈舟之事未必
盡誣也

溫今改
後仿此從征命達什巴圖魯總領其兵

六月宋元璋自和州渡江襲取太平路

先是元璋自滁州用計拔和州郭子興檄元璋總諸軍守其地時樞密

副使班珠爾瑪克

為作糾

民兵元帥陳頤森

並改後仿此

屯兵絕餉遣元璋奮擊破之皆走渡江去會子興卒

劉福通立韓林兒為帝檄子興子天敘為都元帥張天祐及元璋為左右副元帥元璋曰大丈夫甯能受制于

人邪然以其勢方盛可倚藉乃用龍鳳年號以令軍中至是元璋謀渡江無舟楫會巢湖帥廖永忠巢人俞通海

子興泉其先等以水師千艘來附元璋大喜往撫其眾而中丞曼濟哈雅舊作蠻子海牙拒銅城舖在含山諸

隘舟師不得出忽大雨水漲遂從小港縱舟擊敗曼濟哈雅軍乃定計渡江諸將請直趣集慶元璋曰取集慶

必自采石在當塗始采石重鎮守必固牛渚前臨大江彼難為備可克也乃揚帆達直牛渚常遇春字伯仁先

登拔之采石兵亦潰諸將以和州餓爭取資擢謀歸元璋謂徐達曰渡江幸捷若舍而歸江東遂乘勝取太平

拔其城總管靳義赴水死元璋揭榜禁剽掠軍中肅然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自領元帥事召陶安字主敬參

幕府事而以耆儒李習字伯用為知府陶安時以避亂家居率父老出迎元璋召與語安進曰海內鼎沸

武不殺人心悅服天下不足平也元璋曰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都取而有之撫形勝以臨四方何向不克元璋曰善

秋七月遣使招諭諸起兵者遣諸王錫哩瑪勒舊失里門四川左丞錫哩巴拉等率兵守禦山東湖廣四川

諸路又命作院判官烏瑪喇等招諭濠泗沔陽諸起兵者中書左丞許有壬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

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而無關志遂倡為招降之策耳不聽

以達什特穆爾為江浙行省左丞相時江淮繹騷南北阻隔詔許達什特穆爾便宜行事乃任用非人肆通賄

賂責官鬻爵惟視貨之重輕為高下由是謗議紛然所部郡縣往往淪陷亦恬不為意

冬十一月達什巴圖魯擊劉福通軍破之十二月遂圍亳州福通以韓林兒走安豐先是達什巴圖魯進次許州

托克托忠誠自矢歷久不渝足稱元季純臣實為國所倚賴使順帝始終保護而專任之元祚或可賴以支持勿壞雖其死由哈瑪爾播詔順帝且為所欺蔽而不及知但以社稷動臣視之無關輕重難奸邪肆意指難其與宋殺道海自壞長城何以異邪

與福通軍遇戰于長葛為其所敗將士皆奔潰至中年收散卒屯聚會劉哈喇布哈舊作劉哈喇不花今改從修此引兵來援大破福通兵復駐汴梁至是進兵大敗之于太康圍亳州韓林兒遁走安豐

哈瑪爾矯詔殺故相托克托初托克托敗雲南行次大理騰衝今永昌府騰越州是知府高惠欲以女事之托克托曰吾

罪人也安敢念及此異辭拒絕惠銜之至是再徒阿輕乞之地惠發軍圍之哈瑪爾矯詔賜之燭遂卒年四十

二托克托狀雄偉器識宏遠輕貨財遠聲色好禮賢士時出天性至于事君之際始終不失臣節惟其感于羣小志復私仇君子譏為微御史張中等上章雪其寃始復官爵

置大兵農司詔有水田處置大兵農司招誘夫丁有事則乘機進討無事則栽植播種凡置保定河間武清景

薊共五處其屬又有兵農千戶司二十四百戶所四十八鎮撫司四

輛十六年春正月哈瑪爾蘇蘇有罪伏誅哈瑪爾既相貶前進西僧事告其父圖魯曰我兄弟位宰輔宜導人

主以正今圖魯特穆爾專以淫蕩媚上天下士大夫必譏笑我有何面目見人我將除之且上日昏暗何以治

天下皇太子年長聰明不若立為帝而奉上為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圖魯特穆爾恐太子立則己必先

誅即以聞于帝然不敢斥言行殺事第曰哈瑪爾謂陛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遽謂我為老

邪因與謀去哈瑪爾及蘇蘇計已定有旨哈瑪爾蘇蘇毋入朝御史大夫緯斯奇味氏因劾奏二人罪惡帝曰

哈瑪爾兄弟雖有罪然侍朕久且與朕弟同乳姑緩甚計今出征自効嗣省臣復糾其罪不已遂詔安置哈瑪

爾惠州蘇蘇肇州比行皆杖死初額森特穆爾就貶籍其家資以賜哈瑪爾及是籍哈瑪爾家所得庫藏封諱猶未啓也哈瑪爾前既誣害托克托兄弟為中外所其疾及是以不執諱人咸

二月張士誠陷平江據之時淮東大饑士誠遣其弟士德由通州渡江入常熟遂陷平江及湖州松江常州諸

路敗平江為隆平府自高郵徙據之初或謂士誠有降意詔遣葉賢待制為現喇孫攝持詔往諭之士誠拘之

約鎮南王刻日進兵復高郵語相違違害孫攝字自謙曹州人

三月朱元璋陷集慶南臺御史大夫福壽死之

元璋率諸軍進侵集慶至江甯鎮

在今江甯縣西南

破陳兆先營擒之

盡降其衆福壽數督兵出戰力不能支城遂陷百司皆潰福壽獨踞胡床坐鳳凰臺

在今江甯縣南

下指麾左右或勸

之去叱曰吾國家重區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尚往哉俄而亂兵四集遂逼害元璋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
我來為民除亂耳其各安堵如故舊政不便者除之民大喜遂改集慶路為應天府遣徐達侵鎮江鄧愈侵

廣德皆陷之

方國珍復降命為海道漕運萬戶以其兄國璋為衢州路總管

是月有兩日相盪

夏六月彰德李賁如黃瓜

時有童謡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

秋七月張士誠遣兵寇杭州江浙丞相達什特穆爾遁平章政事專達錫里死之

初江南始亂達什特穆爾等

屢敗議者以為苗軍可用遂自寶慶招土官楊完者

字茂共武國幾富人

至淮南殺賊以功累官江浙行省參政至是士

誠遣弟士德從間道寇陷杭州達什特穆爾遁入富陽楊完者乃自嘉興引苗軍及萬戶普賢努

舊作普賢奴今改從仿此

擊敗之復其城達什特穆爾乃還

朱元璋自稱吳國公

以御史臺為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自總省事置參議以下等官

八月彗星見彗出張宿色青白指西南長尺餘至十二月朔始滅

冬十月星隕大名化為石從東南流芒尾如曳彗墮地有聲火破蓬勃久之乃息化為石青黑色形如狗頭其

斷處若新割者

賊陷淮安城江東廉訪使褚布哈

字君實福州石樓人按諸布哈不華今改從仿此

初褚布哈與樞密判官劉甲扞禦淮安甲

守韓信城

在今江甯縣東南

相倚角為聲援褚布哈上章劾總兵逗撓罪總兵者恚之檄南別將兵擊賊以困褚布哈賊

瀕淮之地連結軍營固足以資堵禦但捐無事屯糧而食且耕且戰則勢有所不能益屯糧抵宜行于太平無事之守邊若當時則奉憲御滿江淮戰守尚恐不遑安得復有餘功屯糧況賊勢猖獗在野則群獵可虞將糧則倉糧足糧屯政將安所施重糧雖有制勝之長而建議則未為當也

因掘斷圍淮安易餉路絕元帥吳德瑋運米萬斛入河為賊所執攻圍日急總兵者屯下邳按兵不出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應城中餓者仆道上人即取啖之草木螺蛤魚蛙鳥燕及韃皮鞍韉革扇敗弓之筋皆盡而後父子夫婦老穉更相食撤屋為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荆棘力既盡城陷褚布哈猶據西門力鬪中傷見執為賊所繫子班格舊作班哥今改亦死褚布哈守淮安五年大小數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云軼同餘淮南行樞密院南北神機江淮要衝其地一夫兩淮皆未易保救援淮安誠為急務為今日計莫若于黃河上下并派淮南之地及自沔陽抵沂莒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營又于三十里中設一小營使烽墩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并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常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言淮南之民壯者已盡為兵老幼無所依者宜置軍民防禦司籍其民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時不能用而淮安旋陷

丁酉十七年春正月丙子朔日食

二月韓林兒黨李武崔德陷商北察罕特穆爾與李思齊連兵擊敗之李武崔德等兵破商州攻武關注見前遂

直趨長安分掠同華等諸州三輔震恐時豫王喇特納錫璽及省院官皆恟懼計無所出行臺治書侍御史王

思誠字致遠曰察罕特穆爾河南名將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機此上策也守將恐客兵已論久不決思誠

曰吾兵將一夕失守各將安歸乃移書察罕特穆爾曰河南陝西兩省互為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乎

察罕特穆爾新復陝州得書大喜遂提輕兵五千與李思齊倍道來援與賊遇戰輒勝殺獲無算餘黨皆潰散

走南山河南總兵官以察罕特穆爾擅調遣人問之思誠亟言于朝請令專守關陝仍許便宜行事朝廷從之

以察罕特穆爾為陝西行省左丞李思齊為四川左丞

三月朱元璋陷常州先是張士誠以舟師攻鎮江元璋遣徐達敗之于龍潭鎮名在江甯府句容縣西北為濱江要地遂進圍常州

士誠遣將來機達離城設二伏以待而身自督戰敵走遇伏大破之獲其二將士誠乃以書求和請歲輸粟二

十萬石黃金五百兩元璋答書責其歸所留使人楊憲字希武大原陽武人而歲輸五十萬石士誠不報達復請益兵圍

長安守將盧客
兵之至而憚于
求援使非王恩
誠力王移書則
三輔諸城皆為
賊據而河南總
兵轉欲按其權
發之罪如彼所
見豈難境有聲
竟可坐視不救
乎蓋是時軍紀
不修鎮守武臣
習于遊惰推讓
又復心存營私
止顧一己之私
而不知以國事
為重此皆朝廷
賞罰不明無以
示懲勸遂至敗
壞而不可收拾
耳

之至是遂下其城已而徐達徇宜興攻常熟張士德戰敗為前鋒趙德勝所擒士德善戰有謀能得士心既破
執士誠大沮元驍欲留士德以招士誠士德聞道胎士誠書俾降元遂不食而死趙德勝

韓林兒黨毛貴陷膠萊諸州詔遣知樞密院事布喇奇舊作不蘭奚今改從仿此等將兵擊之劉福通遣毛貴連陷膠州萊

州益都般陽見前諸郡縣遂以董博霄為山東宣慰使從布喇奇擊之既而中書省臣言山東郡縣相次陷沒

濟南日危宜選將練卒信賞必罰為保燕趙計以衛京師不報御史張楨亦上疏陳十禍以輕大臣解權綱事

以不慎調度不容聲策不明賞罰不擇將帥四者為征討之禍其所言多剴切其事安遠不明賞罰二條尤中時

弊大畧謂陛下因循治安不預防慮今海內不甯天遭饑饉人情難保正當修實德以答天意推至誠以回人心

凡土木之勞聲色之樂宴安耽逸之惑皆宜痛撤勇政而陛下乃泰然處之若承平無事時此所謂根本之禍者

也又言自四方有警調兵以有年無紀律又無激勵之宜將帥因惰為功指虛為實大小相瞞內外相依其情

不一而邀功說者反以克復受賞且河南一省之將殘民之將快惰之將會無懲戒所經之處雞犬一空貨財情

盡而面缺游說者反以克復受賞且河南一省之將殘民之將快惰之將會無懲戒所經之處雞犬一空貨財情

地湧金朝夕存亡且不能保況以地力有限之費供將帥無窮之欲哉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此而望天而

屠宰皆虛名也今天下兵起殺人不知其數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此所謂征伐之

禍者也疏奏不省既而執政惡其計直除山南道廉訪使事

夏五月以綽斯戡為右丞相太平為左丞相綽斯戡自哈瑪爾得罪已拜左丞相至是進為右丞相而太平亦

自遼陽行省丞相復召為左丞相

朱元璋陷甯國等路徐達常遇春率兵侵甯國城久不下元璋乃親往督戰既至守臣楊仲英開門出降百戶

張文貴殺其妻妾自刎而死執義兵元帥朱亮祖六安人尋遣趙繼祖侵江陰胡大海字通甫紅縣人侵徽州常遇春侵

池州繆大亨宛遠人侵揚州皆陷之

六月有龍鬬于樂清江樂清本晉樂成縣五季吳越改名縣西颶風大作所至有火光如毬死者萬餘人

秋七月大都晝霧自旦至午昏暝不辨人物如是者旬有五日

八月劉福通攻汴梁遂分兵略地于山東西分軍為三道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寇晉冀白不

信大刀教李喜喜趨關中毛貴出山東北犯其勢益熾

以楊完者為江浙行省左丞苗軍素無紀律肆為抄掠所過蕩然無遺時達什特穆爾方倚楊完者以為重莫敢禁遏之故楊完者雖陽尊事之而生殺予奪皆決于己矜驕日肆不可復制達什特穆爾僅署成案而已

張士誠降詔以為太尉

士誠冠嘉興屢為楊完者兵所敗乃以書請降詞多不遜楊完者欲納之達什特穆爾

以士誠反覆不可信不許楊完者固勸乃承制假江浙肅訪使周伯琦行省參政至平江招諭之士誠始要王

為達什特穆爾不許又請爵為三公達什特穆爾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雖奉詔便宜行事然不敢專也

楊完者又力為之請達什特穆爾外雖拒之心實幸其降又恐忤楊完者意遂授士誠太尉其弟士信等皆受

官有差士誠雖去偽號擅甲兵土地如故朝廷以詔安士誠為達什特穆爾功詔加太尉

時楊完者強盛士誠復欲圖之而達什特穆爾亦心厭其驕肆不可制乃陰與定計尋舉兵襲殺之士誠遂據杭州朝廷因其弟士信為江浙平章方面大權自是遂歸張氏矣

命太尉努都爾岱

巴爾達四世孫校務都爾岱舊作紕的該今改從仿此

總諸軍守禦東昌初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叛降于劉福

通陷濟甯義兵萬戶孟本周攻之豐敗走至是復舉眾寇東昌努都爾岱擊却之

九月倪文俊奔黃州徐壽輝黨陳友諒

湯人本謝氏祖襲殺之

友諒本漁家子嘗為縣吏不樂會壽輝文俊

兵起慨然往從之遂為文俊簿書操事亦領兵為元帥及文俊專恣心不能平至是文俊謀害壽輝不克奔黃

州友諒因乘輿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政事

冬十月韓林兒黨白不信等陷興元遂圍鳳翔察罕特穆爾等合兵擊走之不信等既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

翔察罕特穆爾即先分兵入守鳳翔城而遣謀者誘賊圍鳳翔賊果來圍之數十重察罕特穆爾自將鐵騎晝

夜馳二百里往赴比去城五里所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巾軍亦鼓譟而出內外合擊呼聲動天地不信等

大潰及李喜喜皆遁入蜀

十一月汾州桃杏華

十二月隨州人明玉珍作亂襲據重慶達昭成都及嘉定平章塔克達舊作朗右丞旺扎勒圖舊作完者趙資死之玉珍初聞徐壽輝兵起團結十餘人屯青山今名青山在隨州南山結柵自固壽輝使人招之乃引眾降令以

元帥守沔陽久之帥五十艘掠糧川峽間因襲破重慶右丞旺扎勒圖出走已而復會平章塔克達參政趙資也嘉定之大佛寺謀復重慶玉珍遣其將萬勝黃陂人禦之分兵襲昭成都未幾嘉定亦陷執資及旺扎勒圖塔

克達以歸欲說降之三人皆不屈遇害蜀人謂之三忠于是蜀中郡縣相繼降于玉珍

太尉達什巴圖魯卒以其子博囉特穆爾為河南平章政事領其軍劉福通攻陷曹漢大名衛輝諸路達什巴

圖魯引兵擊之詔遣知樞密院達爾瑪錫哩舊作答理麻失里今改來援分兵雷澤在濮州東南濮州以禦福通達爾瑪錫哩

戰沒諸軍大潰達什巴圖魯退駐石村朝廷頗疑其玩寇失機使者趣戰相踵敵覘知之詐為達什巴圖魯通

好書遺諸路使者果得之以進達什巴圖魯覺知一夕憂憤而死尋命其子四川左丞博囉特穆爾為河南平

章政事代領其軍

察罕特穆爾克

復汴洛國勢幾于復振雖其始以義兵起事亦由其信推悉協

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元卒初元以湖廣行省左丞致仕將歸帝諭留之仍為承旨及天下盜起元獻招捕之策

十餘言皆切實可行時不能用後以中原道梗欲乞致仕由蜀還鄉復不允至是卒

戊十八年春正月陳友諒陷安慶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先是闕固守安慶倚小孤山為藩蔽令表兵元帥

胡巴延舊作胡巴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擣山下巴延與戰四日夜敗還敵追薄城下闕遣兵扼

之俄而饒州祝寇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闕簡死士奮擊敗之賊兵恚甚乃并軍樹柵起飛樓復來攻

圍分兵捍禦晝夜不得息至是池州趙普勝元驍湖水軍將降朱軍東門友諒軍西門祝寇軍南門四面蟻集

則欲書投時急

務自當擇良將而重以委任或可冀其靖亂保民乃主聞無人徒欲訓練卒伍難如林之衆將安用之況素不諳戰陳之士兵而復重以未練軍旅之文吏更何濟于事耶

閩徒步提知為士卒先分遣部將督三司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閩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闕知不可為乃引刀自刎墮清水中死妻伊伯舊作耶今改氏子德生女福童亦皆赴井死守臣韓建以下死者數千人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守仁陳彬金承宗經恩段桂芳都事特穆爾布哈千戶盧廷玉葛延齡印登許元致秦差烏德美百戶黃寶孫安慶孫黃國增台經恩楊恒知事余中懷甯縣尹陳巨濟按
特穆爾布哈官作帖木補花烏德美舊作城中士民相率登樓自捐其梯曰甯俱死此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元都變黃國增台舊作黃虎倫至今並改
千計事聞韓建南江北等處行省平章政事追封忠國公益忠宣閣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然稍有違令即易帥諸生謂學會議立軍士門外以聽有古良將風烈或欲稅闕入翰林祠以國步危感辭不往其忠國之心蓋素定云
二月毛貴陷濟南路河南行省右丞董博霄與戰死之初博霄從布喇奇援益都而濟南方告急乃提兵赴濟南連敗賊兵城下詔升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元帥有嫉其功者譖于努都爾公令依前從征益都博霄屬老且病請以弟昂霄代領其眾詔授昂霄淮南行院判官未幾復命博霄守河間之長蘆後周縣宋廢縣
城在今滄州西北博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至是濟南果陷毛貴遂入據之時博霄方駐于南皮縣前見之魏家莊在南皮縣西詔遣使拜為河南右丞甫拜命值貴兵卒至而營壘猶未完諸將曰賊至當如何博霄曰當以死報國因拔劍督戰賊突前猝搏霄刺殺之無血惟見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死
韓林兒黨田豐陷濟南努都爾公聞田豐兵逼境即棄城遁柏鄉尋還京師拜中書添設左丞相豐遂入據其城引兵大掠諸郡已而復退保東昌
三月毛貴陷荊州詔徵四方兵入衛毛貴率眾由河間趨直沽在天津府城北有大小直沽遂陷荊州掠柳林逼畿甸樞密副使達克津舊作達因珍今改戰死京師大恐廷臣或勸帝北巡以避之或勸遷都關陝眾議紛然獨丞相太平力以為不可遷遂徵四方兵入衛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喇布哈以兵拒于柳林貴眾潰退走濟南
大同路夜聞空中有聲初黑氣蔽西方有聲如雷頃之東北方有雲如火交射中天遍地俱見火光空中如有

賊何心順帝手

失陷城邑之人

刑徒且晉之顯

秩而博賞兄弟

力戰殉國贈卹

榮不之及賞罰

倒置若此其何

以勵死賊而懲

失律乎

台哈布哈初代

托克托將兵即

繼士卒剽掠殃

民及是奉詔討

賊猶不思奮勉

自効以贖前愆

乃當進而退以

養銳為名汴梁

請援葉甲不動

徒作大言自護

是宜驅以玩寇

兵戈之聲

夏四月陳友諒陷龍興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多通諱昌人按多通死之多通初任其將軍巴延舊作伯顏今布

延布哈字希占蒙古氏按布延布哈得禦數有功至是左丞相和尼齊來江西專兵柄素與多通不相能且貪忍

不得將士心見城且陷遂夜遁去多通因退保撫州謀集兵再圖克復為追騎所及遂遇害

五月劉福通陷汴梁韓林兒遷據之福通攻汴梁守將珠占舊作珠貞今出走遂入據其城乃自安豐迎林兒

居之

削右丞相台哈布哈官爵尋殺之以知行樞密院烏蘭哈達代總其軍台哈布哈與太平有隙前聞其復相意

不平嘆曰太平漢人乃復居中用事我反在外勞苦邪尋有詔起台哈布哈為湖廣右丞相招討寇賊諸將皆

欲進兵台哈布哈以養銳為名勒兵遏及賊攻汴梁守臣請援至十往反猶按甲不動或諫之台哈布哈大言

曰我在何物小寇敢來既而出軍縱掠百里內蕩然自是寇益蔓延不可制朝廷憂之兩遣重臣諭旨授以成

章皆不聽其子碩通舊作壽將兵分討山東入奏事語言驕慢帝由是惡之會毛貴田豐等勢愈充斥乃拜台

哈布哈右丞相總兵進討台哈布哈即上言軍行以糧餉為先請令太平至軍供給乃可濟事不然兵不能進

太平知其欲害已遂諷御史劾其緩師拒命之罪詔削奪官爵蓋州前安置以知行樞密使事烏蘭哈達代

之台哈布哈聞有詔夜馳詣故部將劉哈喇布哈求援哈喇布哈時駐兵保定即至京首見太平太平問其來

族具以告太平責之俾致台哈布哈以來哈喇布哈還縛台哈布哈父子送京師求至皆殺之路

盜寇河北前翰林待制巴延一名師聖字宗道哈喇魯特氏世居開州死之巴延自弱冠以斯文為己任至正

初徵至京師授翰林待制已而辭歸四方來學者甚眾其學務真知力踐必期措諸實用至是河南寇蔓延河

北巴延乃渡漳北行至礪與寇遇寇知其名士欲誘以富貴巴延罵不屈與妻子俱死之巴延既死寇剖其腹

見其心有數孔曰古

之錄乃順帝既
心憂之韓從而

加拜右相顯倒

極矣至奪爵之

命乃因太平權

其害已誦人舉

發罪狀當時朝

廷既昧勅罰之

權而大臣亦惟

修私忌是務無

怪網紀之日以

凌替以至於亡

也

丞相而至于公

受賄賂任用私

人漢法亂政已

當案治其罪其

至印造為鈔事

稱聖人心有七竅此非賢士乎
乃納心于其腹中覆燭而掩之

六月戊辰朔日食

韓林兒黨關先生兵陷遼州

注見前遠大掠塞外諸郡

關先生破頭浦等分兵二道一出絳州

一 outcome 沁州

穆爾遣其將將關保等率兵分扼阻隘而自勤重兵屯聞喜絳陽又分兵屯澤潞及塞井陘以杜太行諸道屢

擊却之河東悉定詔拜察罕特穆爾為左丞尋遣平章政事

冬十一月左丞相綽斯戩有罪免以努都爾岱為左丞相

時天下多故外則疆宇日蹙內則帑藏空虛而帝方

溺于娛樂不恤政務綽斯戩居相位毫無所匡救而公受賄賂貪聲著聞于是御史伊齊布哈

劾奏其任用私人都呼

舊作保列今改從仿此及妻弟崔旺扎勒特穆爾

舊作崔完者帖木兒今改從仿此印造偽鈔事將賂因殺都呼

以滅口綽斯戩乃自請罷職詔止收其印綬御史王彝等復劾之不巳帝終不聽

十二月乙丑朔日食

朱元璋陷婺州

胡大海侵婺州久不下元璋自將往擊之會行樞密院按舒穆魯伊遜

字申之其先達之德里人按舒穆魯伊遜舊

作石抹官孫德里此舊

作通烈今並改從仿此方率兵守處州其母及弟和遜

舊作厚倫今改從仿此皆在焉乃遣將率車師由松溪

援元璋曰道阻車戰通取敗耳命胡德濟

字世美大迎戰于梅花門

即龍溪縣龍門山大梅給統其下故名伊遜兵大敗遂陷婺

州改州為甯越縣令知府王宗顯

字景義金華人宋濂漢人遷浦江為五經師戴良

字叔人為學正吳沉

字潛仲蘭溪人為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開校誦聲

關先生兵陷上都焚宮闕

尋轉掠遼陽害高麗自是上都宮闕盡燬帝不復時巡

上疏諫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為成不世之功以光復祖宗之業苟或上不奉天

道下不順于民心緩急失宜舉措未當雖以此道持盈守成猶或致亂而况欲撥亂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宮

闕結宦官相為

表裏盤最功狀
壘不上聞內外
因而解體國事
至此益不可為
甚矣順帝之昏
闇也

開創自先帝修于累朝自經兵火焚燬殆盡所不忍言此陛下所為日夜痛心宜亟圖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
靖倉庫告虛乃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而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
宗念閭閻之困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于此者願陛下以生養民力為本以恢復天下為務信實必
罰以驅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以圖謀治道夫如是則承平之觀不日咸復鉅止上都宮闕而已乎疏奏帝嘉
納之陳祖仁
字子山汴人

大饑疫時兩河山東被兵之民攜老幼流入京師重以饑疫死者枕藉官者布木布哈又作王布哈高麗人按布木布哈舊作朴不化

今改後訪此請市地收瘞之前後凡二十餘萬人

太白經天

紀十九年春二月詔博囉特穆爾移鎮大同欲倚以捍蔽京師故也復置大都督兵農司專督屯種以博囉特

穆爾領之所在侵奪民田不勝煩擾

三月方國珍遣使以溫台慶元三郡附于朱元璋元璋既陷婺州遣使招方國珍國珍與其下謀曰江左號令

嚴明恐不能與抗況與我為敵者西有吳南有閩莫若姑示順從藉為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請獻

溫台慶元三郡且以其次子開為質元璋却其質厚賜而遣之然國珍實陰持兩端特以甘言謝元璋而已

夏四月趙均用殺毛貴其黨續繼祖等執均用殺之韓林兒諸將惟貴稍有智略其在濟南立賓興院選用故

官分守諸路又于萊州立屯田三百六十所凡官民田十取其二三多所規畫故得據山東者三年及是為均用

所殺其黨續繼祖復自遼陽入益都殺均用遂與其部自相讎敵

五月大蝗山東西河南北及關中飛蝗蔽天人馬不能行所落溝塹皆平京師銀一錠易米八斗通州民有殺

其子而食者

六月陳友諒陷信州江東廉訪副使巴延布哈德克津字蒼崖理和國氏按巴延布哈德克津舊作伯顏不脫的斤今改死之友諒遣其黨王

奉國寇信州巴延布哈德克津自衢州往援破走之時鎮南王孛達勝勢孛達勝勢今改屯兵城中開門出迎巴延